

论付秀莹乡土小说的双重叙事进程

——以《陌上》和《野望》为例

韩 冰

(滁州开放大学,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以申丹“双重叙事进程”为理论依据,分析付秀莹乡土题材小说《陌上》和《野望》呈现出的双重叙事轨道:一条是作家隐藏身份冷静地讲述城市化进程下新乡村真实现状的叙事轨道;另一条是作家怀着敬畏和感恩之心,满含热泪书写乡愁的叙事轨道。在双重叙事轨道上,两种视角来回切换,两种话语交替进行,两种情感交织融合,共同营造“芳村”独有的乡村世界,也形成了富有灵性的“付秀莹文体”。

关键词:付秀莹;乡土小说;双重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3)03-0071-04

一、引言

作家付秀莹近年来创作颇丰。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和《野望》被称为“芳村”三部曲。《他乡》是一部从“芳村”走出的年轻人在都市打拼漂泊的心灵史,《陌上》和《野望》讲述的是“芳村”的正在进行时,是“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浩渺心事”^[1]。以学者申丹的“双重叙事”为理论依据,结合《陌上》和《野望》两部小说,我们认为付秀莹的乡土小说中呈现双重叙事轨道:一条是作家隐藏身份,冷静讲述城市化进程下新乡村真实现状的叙事轨道;另一条是作家怀着敬畏和感恩之心,抒写一个四季轮回的村庄的叙事轨道。在双重叙事轨道上,两种视角来回切换,两种话语交替进行,两种情感交织融合,共同营造出“芳村”独有的乡村氛围,也形成了富有灵性的“付秀莹文体”。

二、为时代画像——冷静记录当代乡村真实现状的叙事轨道

付秀莹的长篇乡土小说没有沿着传统小说写法,安排具有完整矛盾冲突的事件,但作家在建构小说情节时,区分叙述者和隐藏作者的身份,有意识地隐藏价值判断。在这条显性叙事轨道上,叙述者以故事中人物的视角讲述大时代乡村儿女的隐秘心事、欢欣和泪水,描绘时代的新风貌。

(一)以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讲述乡村儿女的爱与哀愁

付秀莹曾说,她想写中国农村,“不是出于知识分子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启蒙和救赎的冲动”^[2]。基于这样的创作目的,作家在讲述“芳村”故事的叙事进程中,无一不采用了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用人物的感知代替叙述者的感知,用事件人物的视角代替叙述者的眼光,勾勒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正在经历巨变和阵痛的中国乡村图景。

《陌上》里的二十五章分别用了故事中人物的视角讲了二十五个乡村儿女的平凡琐碎故事,这些人和事后来又在《野望》里通过翠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后续故事。在这些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彼此忠诚的婚姻已成过去,连老实本分的小鸾都意外出轨;看到村民以污染土地为代价追求利益,土地被皮革厂严重污染,村民却对开皮革厂的增至和大全等人羡慕不已;看到权力的优势掩盖了人性的丑陋,村干部建信、耿银栓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看到价值观的扭曲带来的道德沦丧,做皮肉生意的香罗在村里竟是个名人,儿女不孝的老莲婶子最终自杀,出卖身体换得利益的望日莲、瓶子媳妇、春米生活得有声有色;也看到《野望》里,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农村新变

收稿日期:2023-06-19

作者简介:韩冰(1984—),女,安徽滁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化,淘宝、直播等新事物也融入村民的生活中,新时代乡村的新风貌借由村里的大喇叭或是电视机里断断续续的背景声音显露出来,不着痕迹又隐现其中,让读者跟着故事里的人物去感知他们的命运,去体会时代的风云变化。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乡土小说”发轫于五四时期,其概念在鲁迅先生手上厘清。“乡土小说”凭借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阐释着五四文学精神。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题材更加广阔,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诗意化浪漫描写,或是停留在对乡村苦难的“人性化”书写,或是作家在作品中表露出鲜明的道德批判,“反映尖锐矛盾的作品越来越少,从历史题材切入的越来越多”^[3]。付秀莹没有回避当下乡村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反而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深度贴近乡村,力求书写真实的乡村。作家自己曾说,要通过语言和结构去表达“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3]。有学者也指出:“(乡土小说题材的作品)哪怕在你的笔下把观点隐藏得很深,也是对新乡土题材作品的历史审美的贡献”^[4]。在《陌上》和《野望》里,春米的大姑子指责春米行为不端,耀宗父亲批评耀宗针对病人贵贱收取不同药费,瓶子媳妇因不检点被丈夫狠狠打了一顿。在纷繁的故事里,作家虽并未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指责甚至试图启蒙救赎,但也借故事里的人物表达了对传统中正面的伦理秩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尊重。

(二)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讲述“芳村”的正在进行时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区分故事(“叙述了什么”)与话语(“怎样叙述的”)有利于分析处于“语义”这一层次的技巧。在这条“芳村”故事的叙事轨道上,我们可以把“故事”和“话语”区分开。为了彰显故事的真实性和读者身临其境的效果,小说里大量的情节是通过人物对话来支撑的。例如素台托香罗向亲家递话儿、为儿子大坡找工作、邻居喜针串门、村民去找识破儿银花求仙家、举办丧礼等家长里短都充满了大量对话。在这些对话中,作家没有用叙述化的语言转述故事,而是采用自由直接引语,最大限度地用原汁原味的对话还原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描绘村民的生活画卷,语言生动凝练、简洁流畅。如《野望》里翠台无意听到的一段对话:

我问问他们。是素台。

你可甭问。是增志。

问问怎么了?素台说。

这种事!这种事能问?增志说。

翠台心里纳闷,这两个人是在说什么^[5]。

作家在行文中,去掉引导句和冒号,采用叙述干预轻、叙述距离近的自由直接引语,保留人物话语的内涵、方言和语气。与直接引语相比,这种形式让人物的话语能更自然巧妙地与叙述话语交织在一起,使叙述进程更流畅地向前发展。

总之,在这个显性叙事轨道上,作家隐藏身份,冷静克制地描绘了旧的乡村秩序被打破、新的乡村秩序尚未健全的当代乡村的风貌,描写了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乡村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同时也展现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

三、为故乡歌唱——满含热泪书写乡愁的叙事轨道

付秀莹乡土小说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视角和话语表达。我们注意到,《陌上》和《野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小说中都充满了浓郁地方特色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描写。曹文轩甚至在《陌上》序言里感叹:“如果将风俗画全从她的作品中全部移出,她的小说是否还能存在?”^[6]有学者把《陌上》归为“方志小说”“方志叙事”或“村庄叙事”^[7],也有学者提出《陌上》的写作策略是“两级文本并置”^[8]。在作家笔下,描绘乡村风物时流露出的热烈情感与构建情节时的隐藏克制也截然不同,抒发诗意的文字也与讲述故事时的简洁凝练的语言相异。“芳村”的风物不仅作为情节的补充对照,农历节日、农事节气、四季的风景都有它自己的时序和风致,是独立存在自成一体的,且始终与故事情节交织并行。学者申丹在《“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一文中提出:“需要突破仅仅关注情节这一种叙事运动的思维定式,看到在有的作品中,可能存在跟情节并列前行的另外一种叙事运动”^[9],同时申丹还就如何发现“隐性叙事进程”提出方法:“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显得琐碎离题或者与情节的主题走向相冲突的局部文本成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仔细考察这些文本成分是否与其他地方的文本成分相呼应,联手构成情节发展背后的另外一种叙事运动”^{[9]63}。我们认为在付秀莹的乡土小说里还存在一条隐性叙事进程,在这条叙事进程里,作家以流寓者的视角深情地描绘着一个牧歌般的村庄,美丽

的村庄在封闭的时间里循环往复,我们看到了漂泊在外的游子在回望故乡时的深情,看到了古老村庄在四季轮回里的恒常静谧。

(一)以流寓者的全知视角歌唱游子的眷念和热爱

乡土小说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现一方土地的风俗、风情和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景画,是进入乡土小说叙事空间的风景”^[10],它在被描绘中融入了叙述者的主观情愫,发挥着独特的叙事作用。《陌上》的楔子用了好几页文字,细细描绘了“芳村”一年里的风俗和农事。《野望》更是以节气为叙事时间和章节切分点,每个章节援引《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以及和节气有关的诗词。村庄在二十四节气里循环往复,闭环的时间与开放的故事形成对比,诗词的典雅质朴与村民逐利的熙熙攘攘形成对比。

翠台家年三十这一天忙着包饺子,作家温情地写道:“村子到处是一片咄咄咄咄的剁馅儿声,夹着零零落落的鞭炮声,有一种喜悦的欢腾的气息,有点儿凌乱,有点儿热闹,又有点儿年月安宁的悠长味道”^{[5]39}。寒衣节,媳妇们用纸剪出厚厚的“衣服”,“大地敷上一层淡淡的金粉。雾霭在风中流动,带着湿漉漉的寒气”,“阳光明亮,一院子的树影”,“一村子月光流淌”^{[5]95}……即使现在的“芳村”土地被废水污染,民众被金钱诱惑,价值观被颠覆,但在叙事风景的轨道上,“芳村”一花一树都是优美恬静的,天边的一朵云、傍晚的一阵风都是温婉动人的。“燕子来时新社”的春景也好,“孟冬十月,北风徘徊”的肃杀也好,与季节相映衬的风景描写也好,都与小说设定的节气时间相呼应,传递出叙述者敏锐的节序感和古典美学趣味。

很明显这样细腻感情不是出自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受到学习经历、生活阅历的限制,更多关注生活本身而无心去欣赏、感喟村庄的风景,只有用心体会并依然热爱故土的游子在回望来路时才能写出这样诗性浪漫的文字。据作家自己计算,她离开家乡的时间已经长于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位他乡流寓者,进入城市文化圈并饱受城市文化浸润后,才能更冷静地观察乡村的真实状态,才能认真审视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的反差之处,才能找到叙述乡村的切入点,才能在小说中带着诗意去抒发内心对村庄的牵挂和热爱。《他乡》里走出“芳村”的翟小梨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只有在‘外面’的时候,才会更加

由衷的热爱。热爱、思想、眷念、深情,所有这些,是要用离别之苦,去孕育去滋养,用离别之后的荣归,来诉说来抒发的”^[11]。作家也曾在文章中写到“芳村是我血脉的源头,是我的精神根据地,是我在尘世行走多年不致迷失的秘密,是我的文学想象的全部源泉”^[1]。

从传统诗学的“应物斯感”的角度来说,漂泊在外的游子也是对生活敏感的诗人,天地万物生命律动的每一个变化都能引起作家主观感受的相应变化,如钟嵘在《诗品》序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2],一草一木总关情,在“翠台们”眼中不值一提、每天如此的村庄到了游子眼中就变成“阳光软软的,风也是软软的”“田野啊,房屋啊,树木啊都变得湿漉漉的”^{[5]129}。作家把自己独有情感的发生与外在景物的感染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现实村庄的“变”与作家心里的“常”对立起来,就像《陌上》尾声里写道:“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一些东西没有变”^{[6]445}。在这条书写着乡愁的叙事轨道上,叙述者和隐藏作者身份统一,与建构情节时采用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不同,与展现村庄在大时代下“变”的显性叙事轨道不同,叙述者怀着对乡村旧时光的眷恋,用流寓者的全知视角回望村庄,追忆“童年经验乡村生活”^[1],尽情书写着乡村的寂静美好,书写在大时代快速变化下作家心中村庄的亘古绵长。

(二)诗意优美的文字讲述“芳村”的过去时

与叙述故事时简洁凝练的语言不同,在回望故乡的叙事轨道上,作家用诗意的语言不厌其烦地讲述记忆里的乡村。运用赋、比、兴等传统诗歌写作手法,构建风景不露雕琢痕迹。即使在今天农民早已远离土地,乡村与往日迥异,但作家心头依然充满温度,带着“热爱”的滤镜,营造乡村生活的从容安宁。

麦子浇过一遍水。

麦子浇过二遍水。

浇过三遍水的时候,麦子开始抽穗了。

浇四遍水的时候,麦子开始灌浆了^{[5]11}。

诗歌般的“重复”展现了农人生活的单调繁重以及农事的繁琐和辛苦。土地容不得半点虚假,需要时间对付着,用汗水浇灌着,才报以人们丰收。类似这样的农事描写还有很多,但是这样的农事描写仅出现在书写乡愁的叙事轨道上。在显性叙事轨道上,现在的“芳村”早已是“人来人往,又上班,又送孩子的,又赶集上店的,还有去丧主家当差的”^{[5]149},唯独没有去田里干农活的,芳村的居民早已远离土地,与城市

居民生活无异,种农作物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生活,例如种点棉花给新人做被褥,给孩子做棉衣。我们从作家诗意描绘的风景里依然能听到现在的“芳村”唱着一曲过去的歌谣,这歌谣里承载了远走他乡的游子对故乡、亲人和童年生活的眷念,正如作家所言:“那是对旧时光的温柔抚摩,诗性的,忧伤的,浪漫的”^[1]。

总的来说,在叙事风景的轨道上,无论是“以我观物”还是“以物观物”的景物描写,从艺术创作本体论角度来看,这种“感物”模式的建立都包含着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的交织融合的双重诗学内涵。风景叙事书写的是作家对过去时光的感怀,更是为了书写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与自然万物相融相生的天地一气、生生不息的情感,这情感不因一时的人和事而改变,蕴含

的是整个华夏民族对土地的眷念。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另一重写作意图:“以文学的方式,对我亲爱的故乡大地,对他们的坚忍、开阔、悲悯与仁厚,致以深切而诚恳的敬意。”^[13]

四、结语

付秀莹乡土小说里呈现的双重叙事为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写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尽管有学者对付秀莹的创作提出一些批评,“她以及她的小说以惶惑迷茫的姿态不能给出生活的终极答案”^[14],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她有宝贵的“乡村经验”,怀揣着对故乡和土地的爱,在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中用文学的方式书写着沸腾着的中国乡村大地,记录着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已经尽了笔墨之责。

参考文献:

- [1] 付秀莹. 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N]. 学习时报, 2017-08-15(A8).
- [2] 付秀莹. 在虚构的世界里再活一遍[J]. 新文学评论, 2018, 7(1): 6.
- [3] 刘小草. 付秀莹: 在芳村《陌上》, 把故乡《野望》[N]. 新华每日电讯, 2022-06-17(15).
- [4] 丁帆. 面对乡土 如何选择: 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J]. 当代作家评论, 2023(1): 7.
- [5] 付秀莹. 野望[J]. 十月, 2022(2): 113.
- [6] 付秀莹. 陌上[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4.
- [7] 宋学清. 如何讲述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 以付秀莹《陌上》为例[J]. 扬子江评论, 2018(3): 101.
- [8] 赵振杰. 两级并置的文本策略或阐释的焦虑: 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J]. 新文学评论, 2018(3): 30.
- [9] 申丹. “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J]. 外国文学, 2021(1): 63.
- [10] 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1.
- [11] 付秀莹. 他乡[J]. 十月, 2019(4): 15.
- [12] 霍松林.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64.
- [13] 付秀莹. 故乡与我灵犀相通[N]. 光明日报, 2023-04-19(14).
- [14] 默崎. 付秀莹小说论: 以《陌上》为主的考察[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3(3): 143.

Dual Narrative Process of Fu Xiuying's Local Novels:

Taking *Mo Shang* and *Ye Wang* as Examples

HAN Bing

(Chuzhou Open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hen Dan's "dual narrative proces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it analyzes the dual narrative track of Fu Xiuying's local novels *Mo Shang* and *Ye Wang*. One is the narrative track in which the writer hides his identity and calmly tells the real status quo of the new countryside unde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other is that the writer writes about homesickness with awe and gratitude, full of tears. On the dual narrative track, the two perspectives are switched back and forth, the two discourses alternate, and the two emotions are intertwined and fused, jointly creating a unique rural world of "Fangcun", and also forming a spiritual "Fu Xiuying style".

Keywords: Fu Xiuying; local novels; dual narrative

[责任编辑 夏强]